# 東北日報

定價 每期五角 每月十二元

第四十九期

經售處 東北書店 各代銷處


### 美國失業人數大增

（美新聞處電）截至十一月十日，美國失業人數共一百七十一萬，較十月增加十六萬人。

### 美特使馬歇爾與蔣介石周恩來先後會議

（合衆社重慶訊）馬歇爾元帥五日晨與蔣介石會談，下午與周恩來會談。

## 蔣介石元旦演說與政治協商會議

——解放日報七日社論

被國民黨方面再三延宕的政治協商會議，據說是在本月十日開會了。雖然政治協商會議還在去年十月就已由國民黨政府同意召集，但是直至三個月以後的今天，據說國民黨方面對它還沒有什麼「準備」，也沒有作過什麼帶建設性的表示。重慶社會早已傳出國民黨對於這個爲中外各方一致重視的會議完全抱一種敷衍的態度，簡直不打算在這個會議上解決任何問題。這個態度在今年元旦國民政府主席與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氏的廣播演說中已被完全證實了。

全中國全世界爲什麼重視政治協商會議呢？一言以蔽之，希望這個會議能爲中國今天險惡的政治形勢求得一種解決，即能夠停止內戰，並對造成內戰根源的獨裁制度加以決定的改革。國民政府的一黨專政、軍事專政與個人專政，早已應該廢止了。還在前年秋季，中國和外國（首先是美國）的輿論界就已提出成立聯合政府與聯合統帥部的主張，接着中國共產黨就根據這個主張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正式的書面建議，這個建議會獲得羅斯福總統的贊助。在這以後，雖然如同羅斯福總統所說：「現在一切似乎已經無望了，因爲國民黨對延安的修正案提出了一些全然荒謬的反對。」（見斯諾「蘇維埃政權的模型」第八章）但是中國一切民主黨派，不但沒有放棄過這個主張，並且進一步要求首先召集各黨派與無黨無派民主份子的代表會議，以求聯合政府與聯合統帥部得以經過這個會議而具體實現。去年八月底毛澤東同志應蔣介石氏的邀請，到重慶商討國家大計時，又一次提出召集這一會議的問題；雖因自高自大的國民黨當局堅持不願接受黨派會議或政治會議的名稱，而力求團結的共產黨代表也不願與國民黨在名詞上爭執不休，所以會談紀要便寫做政治協商會議，但它的任務還是規定爲「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這裡所謂協商國是與討論國民大會是什麼意思呢？很明顯的，今天國是的根本問題，除了停止內戰以外，當然就是要結束一黨專政、軍事專政與個人專政的所謂「訓政」。而國民黨當局的所謂「國民大會」，卻是國民黨「訓政」當局一手僞造的一個反對民主的、加强獨裁的、破壞團結的、擴大分裂的東西；是一個企圖把一黨專政合法化，並延長到無限期的東西。所以要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就必須同時結束這個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就必須成立聯合政府與聯合統帥部，並由聯合政府來籌備與召集眞正的國民大會和實施民主憲政。中國國是中的這個根本關鍵，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杜魯門總統的聲明中是明確地表現出來了。杜魯門總統要求：「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其他意見不同的武裝部隊之間，應協商停止敵對行動」，並「召開全國主要政黨份子代表會議，以謀早日解決目前的內爭，以促成中國之統一」。而爲了解決內爭，促成統一，這個代表會議就必須有權結束一黨專政，改組國民政府。杜魯門總統說：「美國深知目前中國國民政府是一黨政府，並相信如果此政府的基礎加以擴大，容納國內其他政治黨派的話，即將推進中國的和平團結與民主的改革。因此美國竭力主張中國國內各主要政治黨派的代表舉行全國會議，從而商定辦法，使他們在中國國民政府內得享有公平和有効的代表權。美國政府認爲：此舉需要修改中華民國國父孫逸仙博士所建立作爲國家向民主進展之臨時辦法的一黨訓政制度。」杜魯門總統肯定政治民主化應該是軍隊國家化的前提，他說：「廣泛代議制政府一經設立……自治性軍隊及中國一切武裝部隊，應有効的合成一中國國民軍。」十二月廿七日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公報，重申改組國民政府、使之民主化之必要，並用了更明確的詞句：「必須廣泛的吸收國內一切民主份子到國民政府的一切（或譯各級）機構中。」十二月三十日美國國務卿貝納斯的廣播，也覆述同一的論點，並明白提出：「只有和平民主才能達到統一，要保證在國民政府下的一個統一和平與民主的中國，必須停止內戰，並讓民主份子廣泛地參加整個國民政府。」現在事情是明明白白的了，政治協商會議的任務必須是實現無條件停止內戰，結束一黨專政，改組國民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使一切民主份子在整個民主聯合的國民政府之一切機構中，都有廣泛公平和有効的代表權。這個民主聯合政府既然要無條件地和有効地結束一黨訓政制度，當然要無條件地和有効地結束一黨訓政制度的私生子——一黨國民大會。當然不能允許在這個「有効的」民主聯合政府，甚至還沒來得及成立的時候（這是完全可能的），就如國民黨當局所佈置的，在五月五日「移交權力」給那個莫明其妙的、沒有一個民主份子承認的私生子，使中國更加走向獨裁與分裂，而又把這種「移交」美其名曰「憲政」，以欺騙國人。全中國與全世界所希望與重視的政治協商會議，就是這樣全權的、無條件停止內戰與無條件結束一黨專政的會議，在這一點上什麼歪曲躲避的餘地也不能有。

對於杜魯門總統的聲明與三國外長會議的公報，國民黨當局都宣稱完全同意，蔣介石氏更說是：「杜魯門總統之聲明與我之聲明完全一樣，杜之意見亦即我之意見。」因此人們對於蔣氏在宣佈政治協商會議開會日期同時所發表的廣播，不能不抱有很高的希望。人們都希望從蔣介石氏的演說中聽到他對於將在十天以後開幕並將決定中國今後歷史方向的這個會議的意見。非常可惜，蔣氏的長達五千字的演說，雖然塗着很厚和平民主調合的脂粉，卻故意一字不提政治協商會議，一字不提杜魯門總統與三國外長的聲明。而尤其可惜的，是他在實際上是嚴厲拒絕了他們關於中國的建議，嚴厲的拒絕了付與政治協商會議以任何權力——甚至討論召開國民大會這樣的權力也被剝奪了，因爲國民黨當局未經任何協商即於去年十一月宣佈今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而蔣氏的演說竟也再三地肯定了這一點，雖然他還說這是尊重各黨派的意見。蔣氏在他的演說中，强烈的但是不指名的責難並污衊共產黨，企圖把內戰與內戰所造成的各種破壞都歸罪於共產黨。但是，這些我們卻不願意多加辯解，因爲國民黨（尤其是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的和平日報）幾個月以來就一直宣傳「反內戰者即是共產黨」，而國民黨是「反內戰」的，即此一端就足以說明一切了。我們所關心的乃是蔣氏對於中國政治出路的見解，這是與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命運有直接關係的。蔣氏宣稱：「解決糾紛不安的唯一先決條件」，不是和平民主而是他的「軍令政令必須統一」，不管這些軍令政令是否違背國家民族的利益，是否違背人民的基本權力與普遍意志。他也說內戰是可以停止的（他文雅的稱之爲「結束軍事」，因爲雖然全世界都已在談論中國的內戰，中國的軍事委員長卻是至今不承認中國有甚麼內戰的。）但不是無條件停戰，而是「必須首先恢復交通」，就是說必須首先恢復他擴大內戰的便利條件。國民政府是可以擴大的，但不是先擴大政府後統一軍隊，而是相反，在政府民主化以前必須首先把八路軍新四軍交給國民黨，亦即交給他個人，就是說必須首先保證他擴大獨裁的便利條件。民主是可以實現的，但不是由聯合政府來實現，而是必須首先在四個月以後召開一黨包辦的所謂國民大會或獨裁大會，這是「根本大法不容變更」，也就是獨裁大法不容變更。蔣氏的這種見解，顯然是與中國一切民主份子以及杜魯門總統和三強外長的觀點不相容的，如果依照蔣氏的見解，那麼政治協商會議就沒有召開的任何必要，因此在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以前，人們就不得不首先正視、審查與解決這個根本的分岐。在一方面是中國一切民主黨派、民主人士與中國全體人民的要求，是美國、蘇聯、英國三國人民與政府經過杜魯門總統與三國外長所聲明的願望，這就是經過政治協商會議來無條件的停止內戰、結束獨裁、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由此而實現中國的統一。在另一方面則是蔣介石氏與國民黨內的少數軍閥、黨閥、財閥的企圖，這就是不讓政治協商會議解決任何問題，繼續保持獨裁，並以繼續內戰爲繼續獨裁的後盾。前一種意見是得到全中國與全世界的支持的，直至蔣氏的演說發表以前也是得到國民黨當局的口頭支持的，但是現在蔣氏已經起而攻擊這種見解了，分岐是已經表面化了。許久以來，本報對國民黨各報與國民黨中央社各種卑鄙的造謠謾罵，一直沒有理會過，但是對於蔣氏演說造成的這個關係國家民族前途的分岐，我們卻不能不在政治協商會議前夜說一說我們的意見。解決這個分岐將是一個嚴重複雜的鬪爭過程，但是這個過程將大大地教育中國人民，使人民有充分地機會來識別究竟誰是誰非，識別每一個黨派、每一個報紙、每一個人物的政治面貌，看他們究竟是站在那一邊——究竟是擁護人民的或是反對人民的。

紐約前鋒論壇報在批評蔣氏的演說時問道：「中國之和平豈僅賴重彈老調所能獲得者乎？」蔣氏演說中的論點，雖然是一些久遭全國人民拒絕的老調之無味的重彈，並顯然與全中國民主份子和全世界民主國家的見解相對立。我們現在爲了審慎起見，仍然不妨作一番耐心的客觀的考察。看看他的論點中，是否也包含若干片面的眞理。蔣氏的根本論點，與近日國民黨報紙所不斷的宣傳是一樣，是說只要把中國的一切事情交給蔣氏和他周圍的一小群人去獨裁，只要人民放棄一切基本民主權利，對於這個獨裁集團的一切「軍令」「政令」都無條件服從，那麼中國就可以「統一」。而中國在這個獨裁集團「統一」以後，自然就可以賞賜人民以「和平建設、民主政治、民生改善」等等。而如果不接受他的獨裁計劃，則中國就永遠不能「統一」，中國就永遠要內戰、要獨裁、要窮困、要被侵略等等。因此現在我們就要根據事實來答覆兩個問題。第一、經過這種獨裁的「統一」，中國究竟是否能達到民主呢？第二、經過這種獨裁的方法，中國究竟能否達到統一呢？

第一個問題的答覆是否定的。在外國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天皇都實行過這種獨裁的「統一」。但是在他們的「統一」之下，並沒有達到過什麼和平、民主、繁榮等等。他們說是鞏固了國防，但結果則是毀滅了自己的國家。至於在中國，中國人民對於這種「統一」的經驗尤其豐富，中國有幾千年「統一」的歷史。這些「統一」都經過了專制的方法或「訓政」的方法。（蔣氏曾經無數次贊美中國專制時代的「民主」，並責備當時人民的「自由太多」。）但是「訓」了幾千年，究竟還是不會「訓」出過一個民主來。民國以來，每一個實行軍事專政、個人專政的軍閥，都宣稱在他們的「統一」之下將有和平民主等等，但是卅五年中也沒有一個人兌現過。蔣介石氏與他們的前輩軍閥們有什麼不同呢？有的，首先他比他們多一個全國範圍的蓋斯塔波式的一黨專政。過去的軍閥從來沒有夢見過這種恐怖的工具。其次，他的軍事專政比他們強得多，因爲他有空前龐大的私人化和特務化的軍隊，其規模也是過去的軍閥所沒有夢見過的。最後他的個人集權的程度，也遠超過過去的任何軍閥。他無論在他的黨中、軍隊中或政府中，都是絕對地獨斷專行。他個人的「手令」可以改變任何政府機關與軍事機關的決定。因此除了人民的反抗，就再沒有任何權力可以約束他的任何活動。蔣氏比這些軍閥更多一些「民主」的「理想」嗎？決不，蔣氏說，他現在不能實行民主，是因爲沒有「統一」。這個邏輯是不能成立的。他至少已經「統一」了中國的大部分地區，其時間已經有十八年之久。但是他曾經在那一天那一處小地方實行過那

一點民主，改善過那一點民生嗎？十八年來在蔣氏的統治區「統一」一年比一年多，但是民主是一年比一年少。因爲他的特務機關與特務化的軍隊是一年比一年發展了，人民的窮困與國家經濟的危機一年比一年加深。因爲他的官僚資本集團與貪汚惡霸集團的統治是一年比一年發展了。他的軍隊與政府的軍事預算，雖然一年比一年膨脹，但是「九一八」以來，特別是「七七」以來的事實証明，蔣氏軍隊的國防力量却是驚人的下降。因爲他的軍隊只是爲打內戰也只是會打內戰。這種從精神上物質上破壞國防力量的內戰，是他十八年中幾乎沒有停止過的。所謂「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確是人民贈給他的軍事領導的確當的評語。凡是這一切他都想用不統一來辯護。但是事實豈不恰恰相反。這一切豈不都正是他實行獨裁「統一」的結果嗎！退一步說，他誠然沒有「統一」全國，但是共產黨與他比較起來格外是沒有「統一」全國。蔣氏有中央政權和大部份中國，而共產黨只對於小部分中國的地方政權能够發生領導的影響。可是看吧，爲什麽共產黨在它發生領導影響的地區，不論省、縣、區、鄉，都能實行人民的選舉，都能減租減息，發展生產呢？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裝備和給養都不好，但是確能够八年堅持在最前綫抗擊大部分敵軍與幾乎全部僞軍。這個事實難道也是由於共產黨「統一」了全國，而蔣氏沒有「統一」之故嗎？蔣氏說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是「國家莫大的恥辱和損失」，但是難道抗擊敵僞就叫做「莫大的恥辱和損失」，而一觸即潰，一退千里，觀戰，避戰，曲綫救國，製造了一百萬僞軍，而且至今仍與敵僞和平共居、共同反共、反而叫做莫大的光榮和收獲嗎？蔣氏的演說責備共產黨妨礙建設，妨礙人民的安居樂業等等。但是蔣氏何不讓人民自由地往來比較看看，人民能够安居樂業與從事建設的地方，究竟是延安還是重慶，究竟是北平還是張家口呢？共產黨在和平的區域，努力恢復交通，而蔣氏則不但用內戰來逼迫共產黨破壞交戰區域的軍事交通，而且用封鎖解放區來破壞靠交戰區域的和平交通；用運兵來破壞蔣氏統治區的和平交通；用轟炸來破壞解放區的和平交通。那麽破壞交通者究竟是誰呢？這一切豈不說明蔣氏以不「統一」來辯護自己的罪惡是完全不足置信嗎？不但如此，凡是共產黨所曾解放而後來被國民黨當局所侵佔的地區，對於蔣氏來說，也就是由不「統統一」而「統一」的地區，其原有的政治、經濟、軍事改革，亦莫不立即在蔣氏的軍令政令與其執行者貪官汚吏特務惡霸的「統一」之下，歸於殘酷的毀滅。這個情形也是舉世所共知的。這豈不說明凡蔣氏「統一」所及之處，凡奉行蔣氏軍令政令的「忠實同志」足跡所到之處，恰恰是一切政治、經濟、軍事改革所不能存在之處嗎？平心而論，蔣氏所「統一」的地區，不但絕對不能與共產黨所領導建立的民主自治地區相比較，就是比之他所指的軍閥也有遜色。蔣氏說龍雲是軍閥，用武力把他逐出雲南，以實現蔣氏軍令政令在雲南的「統一」。但是看吧龍雲之在雲南與杜聿明之在雲南如何，不是蔣氏也不得不明令撤杜的職以謝罪於天下嗎？杜去而關麟徵來，歸在雲南又如何，不是蔣氏又不得不明令撤關的職以謝罪於天下嗎？但是雖然如此，龍雲依然不能復職，而杜聿明離開雲南，馬上就又向遼寧熱河「統一」軍令政令去了。關麟徵因爲鬧出了民國以來未有過的軍警開入學校殺人的大血案，暫時不免要避一避風頭。但是不但沒有依法懲治，而且賞了「忠勤勳章」。蔣氏軍令政令在所謂收復區「統一」的結果，尤其使得中國人民得了一個寒心的教訓，就是蔣氏的「統一」在若干方面，竟與敵僞的「統一」不相上下。不，人民的生活比以前甚至還更痛苦，急得以擁護蔣氏「統一」著名的大公報，也不得不大聲疾呼：「莫失盡人心！」這豈不說明依蔣氏現在的做法，則必然是愈「統一」而民主民生愈悲慘嗎？這是蔣氏「統一」過去與現在的情形。將來又如何呢？就依蔣氏自己在這次的演說中所宣佈的，將來的結局也不過是召開一個黨國民大會即獨裁大會而已。這個「國民大會」的代表，無一不出於逼選賄選代選與指定，是世界與民國歷史上最醜惡的國會。這個「國民大會」所準備通過的「五五憲草」，規定總統有一切權力，而人民權利可以被無限制的剝奪，是世界與民國歷史上最獨裁的憲法。經過這個獨裁大會，通過這個獨裁憲法，蔣氏允許我們一個爲世界法西斯主義者所標榜，爲中國法西斯主義經典「中國之命運」所抄襲，反自由主義反共產主義的「全民政治」，這就是蔣氏「統一」完成後的蔣式「民主」。請問中國人民能够接受這種「統一」，能够接受這種「民主」嗎？中國人民與一切外國人民一樣，當然是要國家統一的。但是中國人民所要的統一，是一個民主的統一。這個統一與蔣氏口中的「統一」能够同日而語嗎？

第二個問題，經過這種獨裁的方法能否統一中國的問題，共答案也是否定的。無論在外國在中國，的確都有過一個歷史時期曾經能够實現這種「統一」，但是這個歷史時期是已經一去而不復返了。在中國，如果不說一百年，至少也已有五十年是不能實現這種「統一」了。五十年來，中國的人民爲了求自由、獨立、安定、繁榮的實現，希望中國的統一——在民主基礎上的鞏固的統一，但是中國的獨裁者們世襲的拒絕這種統一。他們因爲堅持自己的獨裁，始終與人民相分裂，雖然他們反而責備人民破壞「統一」。自從滿清末年的皇帝責備孫中山先生組織自主的軍隊，破壞了他們的「軍令政令統一」，企圖以武力維持自己的「統一」以來，這種分裂的局面就不曾有過根本的改變。蔣介石氏演說中，要求人民不要『坐視國家重蹈民國初年的覆轍，陷於分崩離析的絕境』。但是民國初年應負國家分崩離析之責者究竟是誰呢？蔣氏自己也說這是因爲『袁氏竊國，民國顚危，國民不能眞正表達自由意志和力量，而造成軍閥的割據，於是有民國二年以來的革命。』換句話說，造成國家分崩離析的不是別人，而正是得到世界各國承認，坐在中央天天高唱『軍令政令統一』的竊國軍閥袁世凱。袁世凱當然不說自己是軍閥割據，而說當時的孫中山先生與國民黨各都督是「軍閥割據」。對付所謂民國二年的革命，袁世凱的唯一法寶就是「統一」。他說：『今日並非調和南北問題，乃係地方不服從中央，中央宜如何統一之問題……於行政之系統上，中央不能不求統一之法。』但是今天蓋棺論定，孫先生以及孫先生部下一分子的蔣氏自己，雖然組織自主的軍隊，雖然被責備爲破壞軍令政令統一，以至破壞交通等等，還是叫做反軍閥，叫做革命，叫做民主，叫做求統一。孫先生晚年北上與另一竊國軍閥段祺瑞談判和平統一，希望段氏實行民主。這就是蔣氏演說中所引用的『和平、奮鬥、救中國』口號的由來。醉心於獨裁的段祺瑞拒絕了孫先生的談判，迫使中國爆發了大革命。中國本來有希望在這個大革命中達到統一，不料又發生了蔣氏竊國，民國顚危，國民不能眞正表達自由意志和力量，而造成軍閥的割據，於是有民國十六年以來共產黨與全國革命人民對於蔣氏極端白色恐怖的武裝自衛與民主運動。在蔣氏獨裁與內戰政策之下，從「九一八」事變起，共產黨不念舊惡，本「和平、奮鬥、救中國」的精神，呼籲停止內戰、團結抗日。這個呼籲，直到民國二十五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才得以開始實現。但是有功於這個和平解決的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却至今還沒有得到自由。而蔣氏對於共產黨，從民國二十八年以來，沒有一天停止過武裝攻擊。抗戰結束以後，共產黨仍本「和平、奮鬥、救中國」的精神，呼籲停止內戰、團結建國。但自去年十月國共會談紀要發表以來，蔣氏反而變本加厲，密令全國「剿匪」。在「復員」聲中，把抗戰時期被調到老遠後方的二百萬大軍統統動員出來，開到東北、華北、華中、華南去打空前大規模的內戰，把全中國投入紛爭不安之中。五十年來，中國的歷史上就是這樣地充滿着這種獨裁者所製造的內戰的。可是看吧，中國究竟是在這些獨裁者的手下「統一」了呢？還是分裂了呢？一切這些分裂，難道不都是獨裁者們所謂「統一」政策的結果嗎？獨裁的「統一」，就只能產生分裂；唯有與民主力量團結一致，才能够眞正達到統一。如果段祺瑞接受了孫中山先生的要求，如果蔣介石氏接受了共產黨及其他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的要求，那麽中國的統一早就實現了。蔣氏及其一派，說解放區的地方自治妨礙統一，但是人民自己選舉政府，這不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國家的根本規律嗎？蔣氏自己也說要「還政於民」，爲什麽對於已經還政於民的地方，又要實行奪政於民呢？在地方範圍內，人民自已決定自己的政令，這有什麽政令不統一之可言呢？難道四萬萬五千萬人除了一個人以外，都不能自由活動，才叫做「政令統一」嗎？由於不承認人民有選舉地方政府與決定地方法令的普通權利，蔣氏及其一派就造成了中國今天的政治分裂。他們幻想用武力統一來解決這個政治分裂，結果不但沒有找到什麽武力統一，而且找到了一個武力分裂。爲什麽是一個武力分裂呢？因爲五十年來政治上的獨裁與民主之爭，常常引導到軍事上的獨裁與民主之爭。政治上的獨裁者總是依靠私人化獨裁化的軍隊去消滅民主份子，迫使政治上的民主派不得不創造眞正國家化、即人民化的軍隊。這個眞正國家化、即人民化的軍隊，因爲合於歷史與人民的需要，不但不能被獨裁者所消滅，而且愈來愈强大了。其主體在今天就是八路軍、新四軍。中國人民並不利用這個軍隊來尋求分裂，相反地是利用它來尋求民主的統一。所以抗戰爆發，這個軍隊就成爲統一的國民革命軍的一部份。可是堅持軍隊私人化獨裁化的蔣介石氏，不願意利用這軍隊的榜樣，來使自己的軍隊國家化人民化，反而在事實上與法律上拒絕承認八路軍、新四軍，誣之爲「奸軍」、「匪軍」，用一切力量來加以「圍剿」。這樣就造成了今天的武力分裂。旣然蔣氏用自己的行動證明自己是抱着這種分裂的方針，證明自己的軍隊是完全黨派化私人化獨裁化，而不讓任何國家化人民化的軍隊存在，那麽爲了保證中國軍隊的國家化人民化，作爲中國軍事改革核心的八路軍、新四軍，如果沒有一個民主的聯合政府與聯合統帥部，當然決不應該送給獨裁者去消滅。如果那樣做了，就不但是危險，而且是犯罪——對於中國民主統一的犯罪。中國的人民旣然爲民主統一，也不曾接受袁世凱及段祺瑞的獨裁統一，也不會接受十八年來蔣介石氏的獨裁統一。那麽如果蔣氏今天不拋棄他的獨裁方針，縱然他用繼續內戰來威脅，也必然嚇不出什麽「統一」來。因此，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軍事上，五十年來的歷史都證明了中國的統一只能走民主團結的道路，而絕對不能走獨裁的道路。

總如上所述，蔣氏的論點是不能經過任何事實的考驗的，是並不包含任何眞理的。蔣氏的「統一」旣不能使中國得到民主，也不能使中國得到統一。相反的，只有按照中國民主黨派與世界民主强國的要求，經過全權的政治協商會議，無條件停止內戰，結束蔣氏的一黨專政、軍事專政與個人專政，改組國民政府爲一切民主份子享有廣泛、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權之民主聯合政府，中國就旣能得到民主，也能得到統一。民主是因，統一是果；停止內戰是因，恢復交通是果；政治民主化是因，軍隊國家化是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是因，產生眞正的國民大會是果。對於這一切簡單的因果關係，蔣氏難道是不明白嗎？當然他明白。他之所以故意倒果爲因，只是爲了尋找藉口來保存他的獨裁罷了。其實，中國人民和世界民主强國一樣，從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來，就承認國民政府是實現民主統一的便當的機構，就從未打算推翻這個政府，而另起爐灶。因此，蔣氏在改組後的國民政府中，依然將保持他的一定的地位，雖然決不能再是獨裁的地位。蔣氏說他對於「革命的責任不能放棄」，我們認爲，蔣氏如果犧牲個人而服從人民，犧牲獨裁而服從民主，將是他對於革命所盡的最偉大的責任。蔣氏在抗戰結束以後，仍然堅持獨裁與內戰政策的結果，如他自己所說，確已「使我們八年餘流血犧牲所獲得的國家地位與民族光榮，頓時爲之降低」，並遭遇「任令中國成爲國際上唾棄的落伍者」的危險。所以貝納斯十二月三十日的廣播，就已公開聲明：「內戰分裂之中國，將不能在盟國中佔有其應有之地位及確當地履行其國際義務。」不幸蔣氏的元旦演說，依然重複了自己過去的錯誤。不過歷史的趨勢是已經確定了，無論蔣氏及其一派如何抵抗，中國的和平民主，在中國人民的堅決奮鬥與民主友邦的同情聲援之下，終將獲得決定的勝利。我們是希望團結統一的，因此我們仍然希望蔣氏及其一派能够善審時機，放棄成見，與中國一切民主份子通力合作，使政治協商會議得到圓滿的收獲，從而使中國迅速走上和平建設的光明大道，並恢復其應有的國際地位。